



周新民

存在之由与变迁之故

□周新民

“回到文学本体”的理论探讨有着清晰的历史阶段性和历史内涵,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批评大概沿着从工具论、本体论、价值论的角度来探讨“回到文学本体”的理论问题。

我们应该重视近些年来文学批评所重视的“讲述中国故事”的理论倡导。如何用中国文学的民族形式,讲述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故事,已经成为当下文学批评“回到文学本体”的倡导、迈向既有民族特色又具有时代性的批评理论之路。

“回到文学本体”是中国新时期文学批评最重要的批评理论话语。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回到文学本体”的话语已经成为中国新时期文学批评史的核心问题。30多年过去了,“回到文学本体”的话语实践,为中国新时期文学批评累积了丰厚的文学财富。今天,当我们追溯“回到文学本体”话语时,我们可以从容地思考“回到文学本体”话语的历史与意义。首先,我们要明确中国新时期以来“回到文学本体”的批评理论的内涵。概而言之,“回到文学本体”的批评理论大概有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让文学回到“人”本身的文学本体。这一脉理论倡导,从让文学回到对人的关注上,以“人”为出发点,把人的精神、欲望、终极价值等作为文学书写的根本性内容。“回到文学本体”的另一脉理论流向是,从文学的形式、结构、语言等入手,讨论文学的本体问题。我在本文之中是要从后者入手,讨论“回到文学本体”的问题。

如果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批评对于“回到文学本体”问题的探讨做一个梳理的话,我们可以鲜明地发现,“回到文学本体”的理论探讨有着清晰的历史阶段性和历史内涵。我个人认为,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批评大概沿着从工具论、本体论、价值论的角度来探讨“回到文学本体”的理论问题。

“工具论”阶段

80年代初的文学批评着重强调文学形式的价值,把文学形式从“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束缚中解放出来,赋予文学形式审美意义。不过,这时的理论探索还停留在“修正”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的阶段。这种理解和运用西方形式主义文论的方式,姑且可以命名为“工具论”地探讨“回到文学本体”。

“回到文学本体”话语源自对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庸俗批评理论的反思。经过一段时间的清理,文学界充分认识到工具论思想严重阻碍了文学的健康发展,于是,“回到文学自身”的理论倡导成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主要的理论口号。“回到文学自身”的理论倡导最为重要的理论内容是对文学形式的强调。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为主题、内容可以成为政治的附庸,而文学形式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事实上也是如此,一些文学批评开始强调文学形式的独立性,强调文学形式的兼容性。在《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出版的年代,文学形式往往和文学表现技巧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讨论的文学形式往往是象征、意识流、荒诞等表现手法。毋庸置疑,

新时期初期的“回到文学本体”的理论倡导,是作为规避文学工具论的有效手段出现的。正是这样的批评语境,《现代小说技巧初探》才得以横空出世。《现代小说技巧初探》最大的贡献就是肯定了文学形式的重要作用,把文学形式看做是与文学的内容、主题同等重要的构成要素,而不是附属部分。在《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出版的年代,文学形式往往和文学表现技巧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讨论的文学形式往往是象征、意识流、荒诞等表现手法。毋庸置疑,

《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在讨论文学形式和技巧的时候,以现实主义文学作为参照。现实主义文学被认为是注重内容、主题的,而所谓现代小说是重视形式技巧的。所以,举凡意识流、象征主义、荒诞派戏剧等属于20世纪现代派的文学类型,都被认为是注重形式的文学技巧。这是这个时期文学批评潜意识的一种不自觉的批评倾向。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关于“回到文学本体”的理论探索,还停留在“修正”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的阶段。虽然这个时期国外现代派文学和理论纷纷被译介过来,但是这时的文学批评还停留在以现实主义的眼光来打量西方现代文学的阶段,也停留在以现实主义文学规范来自觉不自觉地衡量种种回到“文学本体”的理论规范。细读这些批评理论可以发现,这些理论其实只是丰富现实主义文学的“工具”而已。这个时期的文学批评,还是从“形式——主题”、“形式——内容”、“形式——文化”等角度来理解和运用西方形式主义文论。

这种理解和运用西方形式主义文论的方式,姑且可以命名为“工具论”地探讨“回到文学本体”。种种形式主义的文学理论都被现实主义的黑洞所吞没,即使是最为形式化的叙事学,在中国文学批评者那里,也只是一个强调形式的作用而已,形式主义文论的“内部”要素的重要性,也仅局限于对内容的传达而已。

“本体论”阶段

80年代中期,文学本体论成为不可一世的力量,冲击着中国文学批评的固有思维。这时的本体论批评主张把文学看做是“自足体”,主张文学回归到文学自身,即文学作品本体论、形式本体论、语言本体论。

学习西方形式主义文论的一个收获是,中国的文学批评开始注意文体问题。关于文学文体的探讨成为一个时期的理论热潮,语言、形式、叙事、结构等构成了这个时期的理论热流。随着80年代中期对新时期十年文学的反思,“向内转”的理论诉求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回到文学本体”的理论建构。80年代中期,一股构建文学本体论的理论思潮成为中国文学批评最强劲的潮流。这个时候,伴随着理论探讨的深入,文学本体论成为不可一世的力量,冲击着中国文学批评的固有思维。“回到文学本体”终于从“工具论”层面走到了“本体论”层面。

本体论批评主张把文学看做是“自足体”,主张文学回归到文学自身。文学与社会、与历史、与读者、与创作主体的关联性被斩断。本体论观点大概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文学作品本体论,即把文学作品看做是自我生成的自足体;二是文学形式本体论,即把文学作品的形式要素,如结构、叙述等看做文学自我生成的要素,把它们本身看做文学的全部;第三种是语言本体论,认为语言是世界的本体,文学语言才是文学的本体,而不是文学的媒介或工具。

文学本体论来自西方形式主义文论,新批评、结构主义、叙事学等文论都是把文学作品、

文学形式、文学语言视为自足生成物。中国在80年代的文学本体论的批评思潮是对西方形式主义文论学习的结果,也是中国先锋文学繁荣的重要理论基石。毫无疑问,中国文学有着不同于西方文学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简单地把西方文学本体论搬运到中国,机械地运用,必然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作为一股理论潮流,文学本体论在中国存在的时间不长。不久,“回到文学本体”的理论实践很快转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价值论的角度来建构文学本体。

“价值论”阶段

90年代中期,文学批评致力于以西方叙事学为参照,走上了窥探中国文学叙事的民族化道路的探索。这种探索使中国文学批评“回到文学本体”的理论探索具有民族性特质。而把叙事形式纳入到当下时代的伦理诉求之中,则展现了中国文学批评在“回到文学本体”探求上涵括“时代性”上的雄心。

在90年代初期文化批评盛行的历史情境下,“回到文学本体”的理论构想,很快具有新的内涵。文学本体不再是悬浮在空中的楼阁,而是和民族审美文化、伦理诉求结合在一起。90年代中期,“回到文学本体”的理论建构进入到了价值论阶段。

从本体论的角度来探讨“回到文学本体”,在肯定了文学作品、文学形式、语言的本体的同时,架空了文学与社会、历史以及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之间的关系,也必然使文学成为空洞之物。这样的文学观念也脱离了中国文学传统。这种“回到文学本体”的探讨方式,不仅失去了文学审美意蕴,也失去了读者与社会功能。批评家们很快认识到了从本体论的角度来探讨文学本体的思路,脱离了中国文化语境。首先,批评家们认识到,虽然文学语言是文学的本体,但是它无法彻底自足,语言是文化断层。具体到中国文学语言来说,由于汉字的表意性、图像性的诗性特质,中国的文学语言是中国传统汉语诗性特质的呈现。这样的批评观念最终催生了中国文学批评在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层面上,来探讨文学语言,也使中国汉语文学获得了宏阔的历史文化支撑。而在叙事形式等层面上,批评家们也日渐认识到,中国文学的叙事形式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

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时期的文学批评致力于以西方叙事学为参照,走上了窥探中国文学叙事的民族化道路的探索。一方面,以西方叙事学为阐释资源,发现了中国叙事学与西方叙事学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中国文学批评借鉴西方叙事学的概念、思路,探究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叙事学发展的历史之路。这两方面的探索把西方学者所热衷叙事学的概念、术语、思路纳入到中国民族叙事的范畴,提炼出具有民族特色的叙事学思想。这种民族化的叙事学探讨既摆脱了叙事形式本体论的空洞性,也找到了中国文学批评的民族化道路。叙事学的中国之路的民族化探索,使中国文学批评“回到文学本体”的理论探索具有民族性特



何平

主持人语

本期刊发周新民教授做的“回到文学本体”话语考。这是一种“文学史”的功夫。当下学科分类越来越专门化,大的文学研究细分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等等。但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是离不开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的策应和支援的。

事实上,“回到文学本体”不是一个新的话题。确实如周新民教授所说,“回到文学本体”是中国新时期文学批评最重要的批评理论话语。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回到文学本体”的话语已经成为中国新时期文学批评史的核心问题。他认为:“三十多年过去了,‘回到文学本体’的话语实践,为中国新时期文学批评累积了丰厚的文学财富。”因此,作为一个“未完成”的,或常说常新的,或一个时代有一时代语境和关注点的问题,“回到文学本体”要求其“存在之由”和“变迁之故”,对既有批评资源进行有效的清理和汲取,研判其得与失,从而在一个长时段的文学史上有效地展开“当下”的工作。

一定意义上,“迈向汉语诗学之路”是愿景,但也是讨论“回到文学本体”的逻辑起点。

质。而把叙事形式纳入到当下时代的伦理诉求之中,则展现了中国文学批评在“回到文学本体”探求上涵括“时代性”的雄心。

当文学从“写什么”转向“怎么写”之后,文学创作就成为不及物的写作。文学创作也就丧失了时代的温度,自然也无法体现出时代之思与时代之忧。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一些文学批评开始注意到文学的时代责任。在这样的背景下,小说修辞学等批评理论开始受到重视。文学创作要回应时代问题,正视读者精神需求,体现人道主义光辉,逐渐成为90年代中期以来文学批评的主要话题。不过,和以前的文学批评不一样,这个阶段的文学批评是从文学本体出发的,而不是重蹈文学工具论的覆辙。批评家们着眼仍然是文学本体,也就是说,文学语言、文学形式、文学结构、文学叙述仍然是文学批评的核心话题。只不过,不再把文学叙事、文学语言、文学结构悬置在真空之中,而是给它们填充了饱满的人性的人伦的内涵。

谈到这里,我们应该重视近年来“讲述中国故事”的理论倡导。如何用中国文学的民族形式,讲述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故事,已经成为当下文学批评“回到文学本体”的倡导、迈向既有民族特色又具有时代性的批评理论之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批评沿着“回到文学本体”的理论之思与实践,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探讨。经过一段时间的探求,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语境,汇聚中国当下时代潮流,以汉语诗学为核心的“回到文学本体”的理论探求,已经渐渐浮出历史地平线,文学批评“回到文学本体”的话语实践最终也将在汉语诗学的构建之中取得丰硕的成果。



“回到文学本体”笔谈之三

敬告读者:本刊每期内文160页,部分彩色印刷,装帧精美,每册定价10.00元,全年12期定价120.00元。读者可到当地报刊亭或当地邮局购买本刊,或在杂志铺(<http://www.zazhipu.com>)订阅本刊。也可在当当网、卓越网和京东商城网购,或汇款到我社发行部邮购,我社将免邮费。本刊国内邮发代号:2-85,国外邮发代号:M428;地址:100031,北京前门西大街97号北京文学月刊社发行部;电话:010-66031108,66076061

天下中文
目光(散文) 杜卫东
北站以南(散文) 陈蔚文
石门初恋(散文) 徐锁荣
世界两侧(散文) 郝戈
真情写作
祭文帖(散文) 耿立
寻找回来的光明(散文) 陈奕纯
你要相信(组诗) 舒洁
我想擦一擦父母头上的雪(外二首) 马晓康

纸上交流
寻人启事:编辑同志,你在哪里? 李 鑫
温情与苍凉——赵昱彪微型小说艺术初探 邱振刚

■关 注

柴松献是个生命力旺盛、充满激情的人,他的诗歌是他生命激情的一种外在呈现。他本质上可以划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他的写作风格基本上是抒情的。

诗歌界一直有一种观点,视诗歌为生命的冲动与激情的勃发。其来源是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即“生命冲动”是指内在于生命中的“生命欲”或意志,有了这种冲动,生命就变化、发展,因此,生命的冲动是创造进化的动力,是一切生命的本源。也就是说,世界上一切事物的产生都是以生命的冲动为根本动因的。后来,也有人将之延伸发展为“信仰意志”、“存在意志”等,突出情感、意志的重要性。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具有强烈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色彩,但它对于思想变革和精神解放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与柏格森相呼应的还有尼采的“超人哲学”,强调唯意志论,夸大意志的绝对作用。这些观点影响到中国当代诗歌界,产生了不少类似的说法,比如强调“诗歌是自由的象征”,“诗歌是英雄的事业”,强调“活到哪个份儿上,写到哪个份儿上”等等。这样的观点激发了一些诗人尤其是青年诗人充满激情地投入诗歌事业,有益于诗歌的活跃和兴盛,但也有脱离社会性、公共性的缺陷。

柴松献无疑受过这种观点的影响,他的《信念》《做一个巨人》《宇宙之鹰》等都或多或少有着这些思想观念的影子。《信念》是柴松献20岁左右写的言志诗,写这首诗就是要向世界宣告自己的理想,他在诗歌里这样自我砥砺:“西北风/撕咬着黄皮肤/每走一步/都是一种痛苦”,但他坚信:“饱尝了风雨沧桑/一个不屈的信念在分娩/搏而无憾,尽管平淡……”颇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气概;而在《做一个巨人》中,他自我分析:“也许我的骨髓真的已融进尼采的魂灵/生来我就要做时代的叛逆/生来就要与世俗力量抗争”,最后,他发誓:“我要说/我会愈挫愈奋/就是奋争万年/也要叱咤风云/最终给世人一个惊叹”;而在《宇宙之鹰》中,他这样写道:“因为自小有着勃勃雄心/不甘平庸于这狭窄天地/一直想做茫茫宇宙的强者”,“鹰高瞻远瞩/开始集聚超越梦想的力量/十年磨一剑/已磨出了王者之剑霸气之剑/能砍断一切缠绕筋骨的锁链/向宇宙冲刺/冲刺/冲刺……”关于鹰的寓言写得颇有象征性,这分明是柴松献个人的自我写照和精神寄托。

柴松献遇到过不少挫折,但总体是个不甘失败、永不气馁的人,就像他用以自勉的“忍辱负重任嘲弄,二十年后争雄霸”。正是这种激情,这种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以及诗人的敏锐机锋,让柴松献打开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在写作风格上,柴松献吸收了不少浪漫主义诗歌的特点和精髓,比如在《宇宙之鹰》等诗中用夸张、比喻、象征的手法塑造鹰的形象。他的写作符合浪漫主义的特点,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语言大胆,想象奇异,辞藻瑰丽,重感觉引领和情绪宣泄,比如他的爱情诗《那段诗歌记忆》《一个蝶恋花的故事》《爱的不约而至》等,都是一见生情,一发不可收拾,热烈而恣肆,充满对女性的想象和对爱情的美好憧憬。

夏尔·波德莱尔曾如此定义浪漫主义:“浪漫主义既不是随意的取材,也不是强调完全的精确,而是位于两者的中点,随着感觉而走。”对“对理想世界的追求”是浪漫主义文学的根本目的,柴松献正是一个对未来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人,所以才写了大量宣泄内心情感、充满想象力的诗。这样的诗歌也被称为抒情诗。

抒情诗在中国有着深厚传统,陈世襄甚至认为中国文学的主流就是“抒情诗”。抒情,即表达情思,抒发情感。古人说:诗歌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郭沫若更断言:“诗非抒情之作,根本不是诗。抒情用进步的话来说便是表现意识。”因此,抒情诗具有主观性、个性化和诗化意等特征。浪漫主义诗人们是将“生命哲学”、“超人哲学”体现贯彻得最为彻底,最淋漓尽致致的。浪漫主义诗人的共同特点是:精神上浪漫自由,生活中情感丰富,多姿多彩。所以浪漫主义诗人最擅长写抒情诗。而最适合表达浪漫情感的也是抒情诗。在柴松献的系列诗歌中,《美丽是一种秘密》《誓言是一种激情》《失落是一种情怀》《郁闷是一种雾水》《梦寐是一种花朵》《惆怅是一种烟月》等,都是很有代表性的抒情诗。

鲁迅先生曾写《摩罗诗力说》,其实是赞许一种诗性的生命状态,其实质也就是推崇浪漫主义。而当代中国诗歌界正需要唤起一种新的激情,在复兴中华文明的伟大进程中,在文化强国的历史背景下,整个社会呼唤理想与激情,呼唤生命创造力,以推动当代诗歌的发展,创造新的诗歌高潮。

诗性的生命状态

□吉狄马加

广 告

今日批评家
项静专辑 项 静 吕永林 王鸿生
当代前沿
小资产阶级:阶级谱系与文化共同体
..... 南 帆
1995年的张承志研究 李 晨
理论新见
想象政治:一个可确立的批评视野
..... 刘锋杰 尹传兰
最新文本
梁鸿的《神圣家族》..... 黄德海 李 洱等
袁勃梅的《疯狂的榛子》... 徐 刚 刘 汀
译介与研究·王 尧 季 进主持
论主体与新时期文学 [美]蔡 荣 著
彭诗雨译
论海外“解密”热”现象
..... 李 进 臧 晴
现象解读
对“新写实”小说的一项简略考察 ... 安 斌
广西南宁市建政路28号《南方文坛》,邮编:530023

南方文坛

邮发代号:48-87
国外代号:BM6327
每期定价:12.00元
全年定价:72.00元

2016年第4期要目

名著重读
重读《我与地坛》及其周边文本 李德南
诗坛万象
香港当代中文诗歌的代际经验与身份建构 龙扬志
文坛钩沉
民国文学现场中的《海上述林》 傅修海
南方百家
关于《桂西北作家群的文化诗学研究》 黄永林
绿色批评
彭程散文论 丁晓原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

——篇篇好看,期期精彩!



现实中国
断翅天使飞(报告文学) 余 艳
作家人气榜
行行重行行(中篇小说) 季栋梁
残酷命运显示与精神内宇宙(评论) 王森林
好看小说
只坐头等舱(中篇小说) 丁 力
亲家(短篇小说) 马 汉
婆婆妈妈(短篇小说) 王克刚
小城人物两记(短篇小说) 徐祯霞
邓同学小说三篇 邓同学
新人自荐
斗祠(短篇小说) 龙小九
尊卑文化与小说《斗祠》(点评) 杨玉祥
文化观察
你看不上的网络游戏已经成了大产业 ... 孙佳山

宁夏文联主管主办		朔方	2016年 第六期要目
		宁夏回族作家专号	
中篇小说	叶海亚的心事	苏 子	
短篇小说	蓝莲花	平 原	
	乡关何处	治进海	
	流往后院的水	王自忠	
	分家	杨贵峰	
散文随笔	杂感三则	马知遥	
	时光缝隙里的几个人	马金莲	
	父母如花(外一篇)	李进祥	
	和田玉 牡丹花	杨继国	
	断章	哈若愚	
	和解	溪 风	
悦 读	读书札记	白 草	
诗 歌	一石二鸟(组诗)	单永珍	
	喜鹊叫着(组诗)	石舒清	
	一只鹰从高处看了下来(组诗)	杨春礼	
	捕捉风中的迷迭香(组诗)	陈晓燕	
观 点	当前中国社会的文化危机与重建	郎 伟	
评 论	透视石舒清的文学世界——解读《红花绿叶》	苏 涛	
古诗诗词	诗词十五首	马志风 白林申 马建国 天 唐	
地址:750004宁夏银川市文化东街59号		月定价:10.00元	
邮发代号:74-2		电话:0951—3971035	